

〔德〕约阿西姆·布克汉森 著

By Joachim Barkhausen

L'EMPIRE JAUNE DE GHIS-KHAN

成吉思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吉思汗传 / (德) 布克汉森著; 王剑译.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104-5615-2

I. ①成… II. ①布… ②王… III. ①成吉思汗
(1162 ~ 1227) — 传记 IV. ①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8271号

成吉思汗传

作 者: [德] 约阿西姆·布克汉森

译 者: 王 剑

责任编辑: 余守斌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80 千字 印张: 14.75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5615-2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出版说明

这是一个多变的互联网时代，因其色彩斑斓而让人眼花缭乱；这是一个讲究自我的时代，因其张扬个性而让人视野拓宽。从大家讲史到草根写史，历史以其客观的、不容忽视的存在受到了大众的热捧，在这其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物，其鲜活程度、影响力之深自然就凸现出来，供人评说。从接受权威到自我认定，时代所赋予读者的自由和共享前所未有的，我们策划和出版大家之作的传记，是希望能在这个热闹、活跃的气氛中，为读者多提供一种视野上的广度，大家们引经据典、多方考证的立著精神，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思考上的深度。

传记是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根据各种书面的、口述的回忆、调查等相关材料，加以选择性的编排、描写与说明而成。与小说不同的是，传记和历史关系密切，纪实性是其基本要求，某些写作年代久远的传记常被人们当作史料看待。由他人记述或自述生平者，称“自传”。

本系列精选在历史或相关领域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大家之作，亦有一部分译著，为国外学者出于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认知所写，体例宏阔、

材料翔实、文字质朴，是学术大家写作普及读物的典范，有助于补充和深化读者对中国历史人物的深层认知。

由于著者生活的时代与环境不同，研究视角与方法不同，著作在内容上对于某些具体史实的描述和解释，有可能与现在通行的认知有一些出入，为了保持原作的完整性，我们并未对这些内容加以删改，只是在注释中加以说明，请读者在阅读时细加鉴别；著作中的人名、地名等，有些与现在通行的译法或名称不同，均只在注释中一一标明，未在原文中改正。

限于编辑水平，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全球视野下的蒙古帝国史

(法国人类学家乔治·蒙丹顿)

历史上短促而辉煌的成吉思汗战功史，实际上并不为普通大众所完全熟知。有关成吉思汗帝国历史的叙述散见于各种史料中，显得琐碎而庞杂，真正将这些史料整合在一起并有机联系起来的著作少之又少，时代呼唤这样一个崭新而全面的研究课题。因此，这部关于成吉思汗及其帝国的新作品就应运而生了。本书的特色就在于其从纷繁芜杂中找到了线索。以往研究的论据都不免有着种种缺点，即它们往往局限于军事史的形态，就是说，仅着眼于成吉思汗帝国史的外形。本书则着重于蒙古帝国的内在状态及其精神上的来历：作为与乡村及都市的固定生活相对立的一种生活形态，这乃是游牧生活方式的最后的昌盛时代。这种游牧生活方式在处于今天这种相对静默的状态之前，曾达到过它的最令人目眩的状态。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个时期，游牧民族信奉的是萨满教。这是一种相对原始的宗教（即西伯利亚东部及亚洲极北部的一种原始宗教），相较于儒教、佛教、基督教等成熟的宗教，其成熟程度还相差甚远。然而无论在何处，每当它们相遇，最后的胜利者却总是相对原始的

萨满教。虽然蒙古骑兵也曾饮马于亚德里亚海上，但这些事实欧洲人并不熟悉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或许是因为蒙古骑兵的活动中心比较接近中国而离欧洲较远的缘故吧。而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文明远在欧洲之上，任何方面都比欧洲先进，并且处于文化的高峰期。所以，如果不仿效中国，那就要将中国打倒，发达的农业文明和相对落后的游牧文明就这样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但两种文明的交融也促进了双方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同时，除了文化的因素外，蒙古史又是一部种族史，这也是我们研究成吉思汗帝国不可或缺的一个层面。本书作者在谈到蒙古政治集合体（它是随各种时代而变迁的）的时候，总是用这个字眼：蒙古种族。这个字眼在本书的绝大部分地方都用得非常恰当，因而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总是会尽量保留这个字眼。理由如下：我们西方人属于欧罗巴种（至少都属于大欧罗巴种或白种），蒙古民族则构成了大蒙古种或黄种的核心。处在这两个人种之间的，是突厥种族，我们姑且把它叫作“鞑靼突厥种”，以便不与只占很小一部分的土耳其奥斯曼突厥种相混淆。

那些鞑靼突厥人曾多次被归入蒙古政治集团里，甚至居于贵族管理者的地位，但在种族上，鞑靼突厥种或中央亚细亚西部的土耳其人到底该归属何种呢？对这个问题，人种学家们的见解相去甚远。多数人是把他们归入蒙古种，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欧罗巴种。我们则认为，全部鞑靼突厥人只是在地域上构成了一个集合体，而非种族的集合体，其中有若干部族，例如谦河河源的索伊奥特民族，的确是真正的蒙古种；又有若干部族，例如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斯民族，是介于蒙古种与欧罗巴种之间的；还有一些部族，例如奥斯曼民族，则属于欧罗巴种。虽然相隔很远，鞑靼突厥族的语言与蒙古的语言却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而在那些历史事件里，这两个民族总是或全部或局部地，呈现为同一个民族。从体貌

上看，带有蒙古种成分的鞑靼突厥人多于欧罗巴种的鞑靼突厥人，而且前者占据着更为广大的土地。总之，当我们局限于现有的典籍或资料，但又必须用一个字眼加诸这个民族身上时，我们或许可以说，从人种上讲，鞑靼突厥人即使不是蒙古人，至少应该属于蒙古种。对于蒙古人主张或有人替蒙古人主张，将很多类似于他们的民族都冠以蒙古种的字眼，还有一个更精确的依据：正如金栗色的北欧人是最典型、实际上也是最特殊化的欧罗巴种，北欧人每每有性格类似的地方都会被认为是在展现他们的势力；同样，蒙古的蒙古人，即从乌拉尔山延至麦哲伦群岛的广大人群，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最纯净、实际上也是最特殊化的蒙古种，而其他的蒙古人则被人种学者称为大蒙古种。换句话说，蒙古人在大蒙古种里所扮演的角色，恰与金栗色种人在大欧罗巴种里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说，范围广大的蒙古政治世界的本体具有一个人种；也正因此，在谈到蒙古人的时候，我们会一般性地引用“蒙古种族”这个定义。

但是，“蒙古人”与“蒙古种”这两个名词的产生，就如书中所阐述的，依赖于成吉思汗这个缔造蒙古功业的人，因为他是蒙古民族的缔造者，同时又是将这个民族推向最高峰者。他的成就是那么伟大，可谓空前绝后，因而，即便是蒙古民族的最普通的后人也在追念他的功绩。虽然这种情形有其传奇的地方，但我仍可举出亲见亲闻的证据来。1920年，我曾与北部蒙古人相处。当我们说到他们用来招待客人的烧羊尾的时候，他们就追念起了当时红白两派的斗争，连同另外两个有关蒙古帝国的回忆，就永留于我的脑际了。让我在第一天就感到很惊讶的是，当主人围坐于火盆四周用蒙古语交谈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夜晚不谈到成吉思汗的。另外一个事例就是关于卐字形的记号。这个记号并不是某一

个地方和最近某一时代的专有物，在几内亚湾、苏丹、欧罗巴，以及整个亚细亚、太平洋彼岸，直至旧墨西哥，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个记号。蒙古人常常摹绘卐字形的记号，我曾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块砖头，那上面有着两个用金属嵌的卐字形。当我问蒙古人怎样称呼这种记号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这是“成吉思汗的记号”。

有人说，成吉思汗的容貌略带金栗色，眼睛也是淡色，这就是说他身上带有金栗色种的基因。这并不可以说成吉思汗是靠这种因素才成为伟大人物的，他所拥有的金栗色种的成分，或许与他的成长毫不相干。在各个国家里，我们看到许多伟人带了黑种的基因，我们虽然对这点尚有疑问，但总可问道，这个伟人的成就虽不是靠带有某一种族的血统，但是否是靠了某几种极不相同的血统的混合？——当然，这绝不是说要全部人类都采用这样异种交合的办法来创造英雄。

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历史又一次告诉我们，英雄造时势。但英雄之所以能够造时势，也是因为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本质上是群众使然。不管时势正以何种方式被主宰，但主宰者总是那些伟大人物。成吉思汗堪称伟人中的伟人，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拥有一批出类拔萃的战友，即他有一批举世无匹的将帅。这种现象屡现于历史上的重大时期，或者毋宁说，正是有了这种现象，才有重大时期的产生。任何其他骑士都不曾获得速不台所曾有过的功绩。他曾四度驰骋于高丽与布达佩斯之间，曾于两年的转战中，遍历阿富汗、波斯、亚美尼亚、高加索、俄罗斯，并一一使之降伏，而这赫赫战功不过是靠区区2万名骑兵得到的，这2万名骑兵可谓个个是铁铸心胆！

蒙古帝国的种种战绩，依靠部落的力量显然是不可能取得的。只要我们对蒙古严格的军事组织展开一下研究，就可使部落的传说不复存在。

在蒙古帝国的战绩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就是，蒙古骑士经过一个地方后，仅留下几名代表，后来反而没有叛变的事情产生。这是因为他们先前已用空前恐怖的手段扑灭过叛变。人们往往说恐吓是没有丝毫作用的，但特定的时期，它的作用却不可低估。蒙古骑士似乎早已践行了尼采笔下的查拉斯图拉的那句话：“你要强硬，强硬得像金刚钻一样……”

作者自序

(德国历史学家约西姆·巴克汉森)

直到 15 世纪末期，在政治上，欧洲似乎始终处于世界文明的旁观者的地位，恰如它的地理位置一样：偏安于亚细亚大陆的一个半岛。西方人真正进入世界文明，乃是从文艺复兴后资本主义初期那些层出不穷的发明开始，在那一时期，他们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然而，即使在那个时代——到今天也不过间隔了 200 多年——有一批来自亚细亚的军队竟然来到了维也纳的门户。欧洲霸权的时代，前后持续不过 500 年，似乎就来到了它的末期，盛极必衰的征兆已经明显显现了。

中世纪欧洲发生的大事件，我们可能如数家珍，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对同一时期欧洲以外的事情，我们知之甚少，对辉煌而壮丽的成吉思汗战功史更是所知有限。这本描述成吉思汗及其帝国历史的作品，我认为是一本适合广大读者的大众通俗读物，在内容上，它不仅对当时的历史进行了充分地叙述和描绘，更对世界大趋势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刻地预测。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探索成吉思汗及其所建立的世界帝国对整个世界的影晌——这段历史已经不能局限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更可以从

地理环境等方面，综合考虑成吉思汗及其草原帝国对世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广泛影响，这对我们了解世界历史的变化格局大有裨益。

在最近几年中，陆续有几部关于成吉思汗的著作问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推哈罗德·兰伯的杰作。这些作品大多采取了小说的形式，多半仅仅关注蒙古帝国创造者的身世。我觉得更有必要的是，应将这个地球上最奇特、最广大的国家的全部历史写出来，而这个国家的宗教、经济、军事的面貌，都在这里据实呈现出来。

有关成吉思汗帝国历史的素材，主要来源于中国、阿拉伯、亚美尼亚的纪年史。如果不是专门学者，阅读起这些素材来将是相当困难的。但有一批研究者曾翻阅过浩如烟海、极其繁杂的材料，经过多方努力后，将之集中了起来。成果中的第一部应推豪威士先生的四卷本《蒙古史》，其次则为法国人多桑及卡恩的著作。我们曾参考了爱尔特曼、汉默·浦格斯塔、格鲁塞的研究成果，他们曾翻译了蒙古王子撒难薛禅的纪年史。另外，我们还参考了大量其他历史学家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研究资料。我相信，本书的研究将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一部内容更翔实、更深刻、更全面客观地反映成吉思汗帝国的信史，也进一步揭示出成吉思汗帝国与现代世界形成的秘密。



目录

第一章 光荣与梦想	001
第二章 风起云涌的上亚细亚	007
第三章 天造地设的神山	027
第四章 可汗之战及世界征服计划	041
第五章 神圣的大札撒	057
第六章 “上帝的祸魔”遭遇“真主的幽魂”	073
第七章 规模空前的西征	089
第八章 充满神秘的暮年	111
第九章 成吉思汗之子	135
第十章 成吉思汗之孙	159
第十一章 功行圆满	177
第十二章 帝国的崩溃	199



第一章

光荣与梦想

德国有一位浪漫作家曾说过：“没有梦想力的人，就没有生存力。”

务实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在一个没落的和自相摧残的民族当中，不仅有着将本民族统一与发扬光大的梦想，还有着逐步实现这些梦想的力量。成吉思汗的血液中，流淌着他的民族特有的不屈的信念。虽说最初以火与剑对待过他的民族，现在不得不承认他在这个民族中的伟大地位。他有着远大的梦想，又有着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所以，荒原上的无家可归者摇身一变成为了“成吉思汗”。



当一个游牧民族里的一个小部落的年轻首领每天还在为生计发愁时，某一天，在亚细亚广大荒原的某一地点，他忽然下定了决心，要为他本人及其民族，向世界进军。50年后，他双目瞑闭，为几个儿子留下了空前绝后的任何人都未曾有过的广大帝国。事实上，当年成吉思汗开始建功立业的时候，他的那个未来将取得世界的民族还未真正形成。身为孤儿，且还在少年时代，他除了卓绝的意志，以及对其使命不可动摇的信心之外，一无所有。而且，他还受到了同族人的攻击：从他的乡邻到部落的同伴，个个都像对待牲畜似的侮辱他。他的年轻妻子被掳走了，他仅有的几头羊、马也被偷走了，即便拥有数百万臣民的强大皇帝、王公，也不会对他留情。这个小子，这个荒原中被人轻侮的没出息的人物，那时还不知道那些后来成为其属部的王国及其名称，未来他却把它们一一

降伏，收为自己的属部了。许多知名的王公贵族，往往是在他们的王位即将倾覆的时候，才知道他的名字。

没有任何一个被冠以“世界征服者”的人物的成功，比成吉思汗更艰难了。阿提拉，这位被成吉思汗尊崇为祖先并成为他后来争取统治权的合法凭据的人物，曾带领大量人马涌入西方，但最终被别人所征服。凯撒曾利用罗马政府国家机器，运行绝佳的组织，但一到他触碰到皇冠的时候，国家机器便反过来把他打倒了。拿破仑跨上革命的战马冲锋陷阵，但武装他最精锐队伍头脑的，是1789年的思想，那并不是由他创造出来的，败北后的他只能以俘虏的身份残存世间。亚历山大是最类似于成吉思汗的，他从其父亲手里承袭了世界上最精良的军队，但他自己不过是一介武夫，且短命而死，在他死后，他的帝国不过维持了百年即告颠覆。而成吉思汗的子孙，在成吉思汗死后一百年里，依然无可否认地统治着当时已知世界的4/5的土地。

战败的拿破仑说过一句名言：“亚细亚需要一个人物。”这句话在600年前已经被成吉思汗实践过了。

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奇事，这并不是宽厚的上帝愿将地球奉送给这个伟大的蒙古人。在一个天资卓越的人看来，政治不过是玩弄某些技术手腕而已。那些有野心的、有美好理想的，又有着不平凡偏好的人物，往往就能成就非凡的功业。如果我们只看表象，或许会觉得成吉思汗所遵循的攫取强权的路径是不合理和不可思议的。但事实上，它比任何事物都合乎逻辑，都有计划。成吉思汗的成功秘诀正是着眼于可能的条件，他的一切计划都是建立在可能存在的条件的基础上的。

成吉思汗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创业的。他仅靠着最贫乏的土地锻炼

了他的子民，并逐渐取得了主宰的地位。他起先并没有扩张的行动，最初也没有复杂的理想，更没有完整的军队和国家的建制。但是他的创业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他绝不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和一个侥幸行险的人。

的确，成吉思汗是创造历史的人物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其中最伟大的人物。成吉思汗明白，时势造英雄。他感谢历史的赐予，而且力求顺应历史，去诠释它的意义。他自我定位为历史的传承人和执行人。时势延展了他的根基，培养了他的力量，他并不是一个毫无来历的篡夺者，历史是靠他来维持的。必然，他的创业根基比寻常的更深远、更深邃，而他追溯这种根源所能遵循的路径也必然是更难以认识的。如要寻觅统治世界的锁钥——这个锁钥是为知道如何应用它的人而设的——则必须靠一个非常的人物。越是有着高强手段和灵敏脑筋的人，越是需要借用某些幻术者的神秘力量，这种力量有时足以明察宝藏的深穴和不可见的暗流。

亚细亚大地上的“宝藏”与“暗流”，在开始的时候，不过只是梦幻而已，并不十分确切。那是伟大过去的半神秘的传统观念，人们认为中亚细亚游牧民族的“千年王国”，确实存在过，并且应当重新实现。传统观念与梦想便成为成吉思汗天才政治的可能条件，他顺应民心，要将这一理想付诸实践。已死的过去与将生的未来成了他为之奋斗的现实依据。

德国有一位浪漫作家曾说过：“没有梦想力的人，就没有生存力。”务实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在一个没落的和自相摧残的民族当中，不仅有着将本民族统一与发扬光大的梦想，还有着逐步实现这些梦想的力量。成吉思汗的血液中，流淌着他的民族特有的不屈的信念。最初以火与剑对待过他的民族，现在不得不承认他在这个民族中的伟大地位。他有着远大的梦想，又有着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所以，荒原上的无家可归者摇